



杂感

望星空

□ 吴孔文

脚上有蛙鸣，手上有露珠，肩上有月亮。远处群山逶迤，身边数灯如豆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

更多时候，没有月亮，只有星星。繁星如棋，落子不悔。大熊、小熊、飞马、巨蟹、狮子、孔雀……像一座座村庄，傍晚来临，亮起小灯。灯光破空而来，进入我的眼睑。仰望星空，想象那些村庄里的人们，耕耘稼穡，劈柴生火，娶妻生子，繁衍不息。他们，也在夜晚的时候注视我们吗？

打小，大人们就告诉我：天上星，地上人；地上的人去世后，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长大后渐渐明白：地上的人数可以统计，天上的星星却无穷无尽。有资料显示，人的肉眼可以观测到7000颗左右的星星。茫茫人海，一个人所见到、所认识的人往往不止7000个，然而能知根知底、肝胆相照的，不过三五个。

乡居的日子，夜晚的村庄一派寂静，油灯微微有烟。母亲坐在油灯边纺线，我则靠在灯旁的桌子上看书。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，楚国人甘德、魏国人石申观测天象后各自写了一本书，后人将这两本书合起来，称为《甘石星经》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。我们这个民族，很早就有仰望星空的人！如今，这样的人应该还有许多。

许多年前，一位城里作家到镇上售书。陈小胖和我都没钱，又都想买那本书，于是我俩各自回家动员父母卖鸡蛋，筹集到两块多钱，连夜跑到镇上，合买了一本。多年后，我与那位作家成为文友，论及当年事，他爽快地说，我会还你俩一筐鸡蛋。收到鸡蛋后，我打电话给陈小胖，希望他分享这份快乐。而身为大老板的陈小胖，却把当年的那件事忘记了。

还有一年的夏夜，我们聚在村庄的稻场上看电影。放映途中，突然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放电影的师傅想撤退，我们坚决不干，围着电影机不肯离去。电影得以在雨中继续进行。待电影结束，云开雾散，繁星如玑，回家途中，许多萤火虫从我们身边飞来飞去。我一伸手，居然捉到了一只。

这两年，我常去拜访乡贤。一位村医，辞别城里的高薪工作，回到略显寂寞的村子，为留守的老人们看病治病。为拜访他，我驱车一百多公里，并在村里住了一夜。清晨五点，银河暗去，鸡声四起，村医早早起床为我拾掇早餐，碗碟的响声穿行在清冷的空气里，而我的心头却一阵阵炙热。

几天前，老家的一位忠厚长者去世。一个村庄走出来的几位乡党，决定回村看望。送别长者归来，我们坐在村口的老银杏树下喝酒。其中一位喃喃地说：“今晚的天空会多一颗星，说不定，老人家正在天上看着咱们哩。”边说，边自斟自饮了一大杯。喝完，又抽抽噎噎地哭了一阵子。

那晚喝的酒很普通，酒劲却大，两杯下肚后我就醉了。一觉醒来已是半夜，抬头看天，星光灿烂。

世相

“离家”的小干鱼

□ 马海霞

我躺在火车卧铺上玩手机，对铺的胖子躺一会儿便探身往床下瞄，再探出半个身子，将床下的行李用力往里捣。火车停了四站，胖子推了八次。

肯定是行李里藏着贵重物品，怕被火车颠簸出来，他睡着时被人偷拿走了。

我肚子饿了，从包里掏出咸鸭蛋和火烧，胖子见我吃饭，也从方便兜里取出一盒泡面，接了热水将面泡上后，又拿出香肠、酱牛肉还有半瓶白酒。胖子把香肠和酱牛肉往餐桌中一推，“你尝尝，这是俺老娘做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

这是我和胖子的首次对话。

外面虽然寒风凛冽，但车厢里空调很热，胖子吃出了一脸汗，他买了一支冰棍，三五口就下肚了。

晚饭时，胖子又开始泡面，这次他从兜里掏出了酱肘子和辣酱，还是推至餐桌中间，“吃，尝尝，俺老娘做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

火车上到处飘散着泡面味，尤其胖子的泡面离我最近，看他吸溜得那么香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果断在火车上买了一桶泡面，泡面和火腿还有榨菜的搭配，真是好吃得不要不要的。

配，真是好吃得不要不要的。

以前上学时，我特别喜欢泡面的味道，那时候兜里没钱，舍不得买桶装泡面，宿舍一有钱姐们儿经常买桶装泡面，为了闻她泡面的味道，我每次都假装去阳台晾晒衣服，来回折腾几次，就为路过她放在窗台的泡面时，偷偷用力吸一下鼻子，过过味觉的瘾儿。后来毕业参加工作，荷包鼓了，一下买了五桶泡面，各种味道，吃了个够。

我和胖子讲这些时，他似乎和我找到了共鸣，吃完了饭，我俩开始聊天，其间他还是下意识低头瞅他床下的行李，刚要弯腰，我便说：“行李没挪窝儿。”他笑，我也笑。

夜黑了，外面气温低了，车厢空调也感觉不那么暖了，有卖冰棍的路过，还是会被胖子喊住，要一根冰棍。

我问：“你怎么那么爱吃凉东西，这么寒的天？”

胖子答：“在外工作，两年过年没回家了，这次春节回家才待了三天，看着老娘在家门口目送我的身影，想想便心酸，吃根冰棍，心里才舒坦一点。”

吃完了冰棍，胖子要躺下休息时，又弯腰看他的行李。

“没挪窝儿，里面有啥珍贵的物件呀，让你这么不放心？”

“嘿嘿。”胖子低声问我，“你没闻到味儿吧，这车厢除了泡面的味道你还闻到啥了？”

“没闻到别的。”

我这话成了胖子的定心丸，他不再说话，鼾声响起，他入睡就是这么快。

第二天上午，胖子还有一站就到目的地时，他将床下的行李拖出，神秘地对我说：“这里面放了一大包小干鱼，油炸的。俺老娘做的，知道从小爱吃这个，特意做了一大包让我带着。我告诉她，不带，鱼好吃腥难闻，带着坐火车，遭周围人烦。可我上了火车后，老娘打电话给我，她还是把那包小干鱼偷偷塞我行李袋里了，说裹了好几层布，闻不到味儿。你上车后，我怕你闻到，所以使劲把行李往床里面塞，怕火车一颠簸，将行李颠出来了，熏到你了，不好。”

胖子到站了，他扛起他的行李袋，转身对我说：“其实还是有点味儿冒出，你没闻到可能是这一火车的泡面味道太浓。”

我鼻子有点儿酸，突然想闻一下胖子老娘做的小干鱼的味道。



春之梦 李陶 摄

闲话

惊蛰素描

□ 雷长江

惊蛰并没有听到乌鸦的叫声。

推开门，却看见两只喜鹊从一棵白杨树上的巢穴飞起，张着翅膀掠过屋脊，以叽喳叽喳的叫声宣告新的一天的来临。

辽西的春天依旧没有模样。

天空灰蒙蒙的，一点也不透彻，云朵不知都去了何方；大地混沌沌的，伴着草枯草黄。风不再凛冽，有着微微料峭的寒。一阵南风吹来，已有淡淡的氤氲顺着土壤的裂缝洩出来，像宣纸上洩湿的花瓣。

青山静默，冰河解冻。山峦像有了点生气，河水也有了律动，半边薄冰半边水声。岸上勃勃的杨柳枝随风摇摆，韧性十足。酥软的柳枝渐黄，藏着木刻眼睛的杨树皮已悄悄返青，硕大的毛绒绒的芽胞昭示着春天已不远。

都说轻雷隐隐初惊蛰，可春雷离这里还隔山隔水的远，侧耳倾听也听不到，倒是看见了蚂蚁潮生在浮动的沙土里窸窣蠕动。阳光很好的午后，竟然发现一两只蜜蜂隔着透明的玻璃窗亲吻室内盛开的花朵。

一场纷纷扬扬的雪花，落到地上便没了踪影。一股温润的气息传来，湿湿

漉漉的天气仿佛冬天里的塞外江南。

“雷动风行惊蛰户，天开地辟转鸿钧。”仲春二月，一切生命都被唤醒。人们祈求着美好的生活，憧憬着幸福的未来。乡下的农民们忙得不亦乐乎！剥花生种，挑选籽粒饱满的大豆，地瓜吊子上炕，土豆栽子孕芽，各种蔬菜籽浸泡发芽后埋到屋檐下的池子里，再扣上小小的塑料拱棚，温暖舒适，几天之后就会绿意盈盈。

惊蛰当日，旧时在民间有打小人、去晦气的习俗。妇人们一边用木拖鞋拍打纸公仔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念：“打你个小人头，打到你气有定抖，打到你食亲野都呕”的咒语，抒发着内心的不忿，之后一年的霉运就全都被带走了。

惊蛰万物萌苏，天地雷动。门前的那些白杨树因鹊巢而荣耀，因鹊巢而具备了不容刀斧侵犯的凛凛神性。天气晴好的黄昏，连天光也格外愿意在它们身上多停留片刻。

那时候喜鹊并不鸣叫，它们停落在巢穴之外的近处，静静地看天光是如何一点一点融化在自己的巢穴之内。

喜鹊是幸福的，我亦是。

诗苑

春天的侧面

□ 谢子清

城市蛊惑楼房和柏油马路
一次次越过防线
村庄带着土地节节败退
风干的乡愁负隅顽抗

在城乡接合部的田坎上
一片纯粹的油菜花
开得小心而谨慎
它们不主动迎接目光
不热情招呼蜜蜂与蝴蝶

就算风吹过来
晃动的裙摆也很矜持
它们害怕一时出尽风头
明年就会异地搬迁
但羞涩是短暂的

叶片上安营扎寨的雨水
花蕊里盘腿打坐的阳光
都会把春天的另一个侧面
暴露无遗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